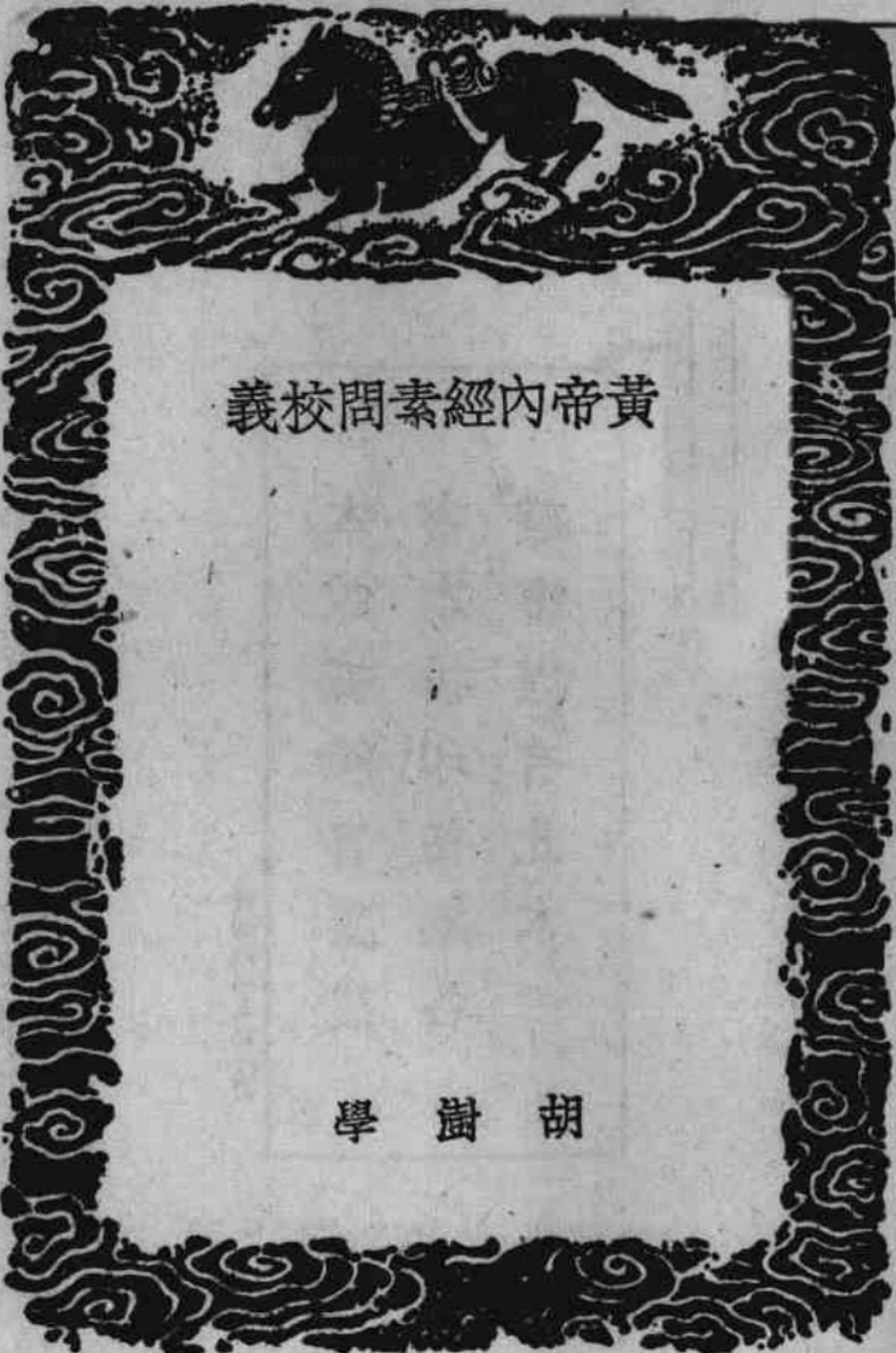


黃帝內經素問校讎英華辨謬證義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胡嵩學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黃帝內經素問及醫學問義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續谿胡澍學

素問

宋林億等校曰。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有說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病癥由自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俞氏理初持素目錄序曰。素問名義如素王之素。黃帝以大神靈徧索先師所惜著之精光之論。仍復請藏慎傳。古人刑名八索九邱。索索邱皆空也。刑病皆空設之。欲人不犯法、不害性。故曰湯液醪醴爲而不用。澍案全說固未甚明。林說亦迂曲難通。俞氏以索證素是矣。而云索索邱皆空也。雖本劉熙張衡爲說。見釋名及昭十二年左傳正義。實亦未安。今案素者法也。鄭注士喪禮曰。形法定爲素。宣十一年左傳曰。不愆于素。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遵王之素。素皆謂法。字通作索。六節藏象論注八素經林校曰素一作索書序八索昭十二年左傳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賈定四年傳疆以周索杜預曰索法也黃帝問治病之法於岐伯故其書曰素問素問者法問也猶後世揚雄著書謂之法言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典索皆得訓法夫曰五法八法

之間，義無乖悟。若如俞說，則是八索爲八空，九邱爲九空，素問爲空問，不詞孰甚焉？故特辨之。人將失之邪。

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邪？人將失之邪？澍案人將失之邪當作將人失之邪。下文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也與邪、古字通。大戴禮五帝德篇謂聞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爲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是也。上句用邪而下句用也者。書傳中多有之。昭二十六年左傳不知天之棄我邪。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是也。徵四失論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與此文同一例。將猶抑也。時世異邪？將人失之邪？謂時世異邪？抑人失之邪？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謂材力盡邪？抑天數然邪？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謂子年少智未及邪？抑言以雜合邪？注以將爲且失之。楚策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祚祥乎？漢書龔遂傳曰：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也與邪通。楚辭卜居曰吾甯悃愞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以上將字亦並爲詞之抑。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飲食有節三句林校曰：按全元起注本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澍案全本楊本是也，作與詐同。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儒荀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作亦詐字。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相對爲文，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相對爲文，不妄與不作，相對爲文，過度又曰妄言作名，亦以節度。徵四失論曰：飲食之失節，起居之

文·對

作古讀若胙上與者數度爲韻下與俱去爲韻王氏改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爲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句法虛實不對改不妄不作爲不妄作勞是誤讀作爲作爲之作橋上善太素注誤同而以作勞連文殊不成義既乖經旨又昧古人屬詞之法且使有韻之文不能諧讀一舉而三失隨之甚矣古書之不可輕改也

以耗散其真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林校曰按甲乙經耗作好澍案以耗散其真與以欲竭其精句義不對則皇甫本作好是也好讀者好之好好亦欲也凡經傳言書好卽書欲言好惡卽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志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作耗者聲之誤耳王注謂輕用曰耗乃訛說不可通

不時御神

不知持滿不時御神林校曰按別本時作解澍案時字是解字非也時善也不時御神謂不善御神也小雅頌弁篇爾殼旣時毛傳曰時善也廣雅同解與時形聲均不相近無緣致誤亦無由得通蓋後人不明時字之訓而妄改之且善亦有解義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正義曰善猶解也是也愈不必改爲解矣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

林校曰按全元起注本云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太素千金同楊上善云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

先行之爲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勝有言之教。故下百姓倣行者衆。故曰下皆爲之。澍案全本楊本孫本及楊說是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也。句下皆爲之。句下皆爲之。言下皆化之也。書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爲卽化也。王本作謂者爲之借字耳。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六微旨大論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昭元年傳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十年傳曰。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二十一年曰。登之謂甚。吾又重之。周語曰。守府之謂多。胡可與也。晉語曰。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此從元本楚策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貴。管子霸言篇曰。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我不謂食者。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又曰。何謂而泣也。淮南人閒篇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列六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並以謂爲爲爲與謂一聲之轉。故二字往往通用。說苑君道篇則何爲不具官乎。晏子春秋問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輸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文子微明篇居知所爲。淮南人閒篇爲作謂。此從道藏本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英布傳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史記爲並作謂。正如素問下皆爲之。而王氏所據本爲字作謂。蓋假借皆主乎聲。語辭之爲通作謂。行爲之爲通作謂。作爲之爲通作謂。故化爲之爲亦通作謂。王氏不達誤以謂爲告謂之謂。乃升下字於上句也字之上。以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爲句。皆謂之三字下屬爲句。失其指矣。

恬惔虛无

恬惔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均作恬憺。澍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蒼頡篇曰：惔，恬也。是惔與憺同。憺之猶澹之爲淡。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汎淡淡。李善曰：淡與澹同。然釋音作恬惔，則宋本本作恬憺。陰陽應象大論樂恬憺之能。恬憺、憺亦與憺同。淮南叔真篇注：憺、定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澹、移精變氣論此恬憺之世亦並作恬憺。定也。澹與憺同。故淮南泰族篇：靜漠恬淡。其字之作淡，移精變氣論此恬憺之世亦並作恬憺。

其民故曰朴。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林校曰：按別本曰作日。宋本日上、衍云字。今據熊本藏本刪。按曰字義不可通別本作日是也。目與孟子盡心篇、民日遷義之日同義言其民故日以朴也。作曰者形似之誤。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淮南天文篇日作曰誤與此同。

髮始墮 髮墮 鬚眉墮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又下文曰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長刺節論曰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熊本藏本作墮。王於墮字均無注。澍案墮本作睂說文睂髮墮也。字通作墮。墮之爲言秃也。墨子修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墮顛卽禿頂今俗語猶然髮禿謂之墮。鬚眉禿謂之墮。毛羽禿謂之耗。。文選江賦產耗積耗同。引字書耗落毛也。郭璞方言注曰：耗，毛物漸落去之名。射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牛，既科以犧，高誘稱無尾。草木葉禿謂之墮。不和木科備。范望曰：科備，枝葉不布。聲義並同也。。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射隨兕中之牛既科以犧，淮南說山篇：耗屯犧。

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

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王注此雖有子三句曰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澍案此謬說也詳岐伯之對謂年老雖亦有子者然大要生子常期男子在八八以前女子在七七以前故曰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男不過盡八八之男卽承上文之丈夫而言女不過盡七七之女卽承上文之女子而言并非謂年老者所生之子何得云子壽亦不過天癸之數乎且老年之子必不壽亦無是理

真人

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王注曰真人謂成道之人也澍案注義泛而不切且成與全義相因無以別於下文湻德全道之至人今案真人謂化人也說文曰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七卽化之本字从目从乚八所乘載也是其義矣

至人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湻德全道王注曰全其至道故曰至人林校引楊上善曰積精全神能至於德故稱至人澍案楊王二注皆望下文生義不思下文言湻德全道不言至德至道殆失之矣今案至者大也爾雅曰逎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逎木又作至易象傳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鄭注哀公問曰至矣大言至大也高誘注秦策曰至猶大也注呂氏春秋求人篇曰至大也是至人者大人也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此文有至人者湻德全道意義相似莊子天下篇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不離

於真猶下文言亦歸於真人也故居真人之次論語曰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故在聖人之上

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熊本藏本若匿作若匪注云今詳匪字當作匿澍案高誘注呂氏春秋論人篇曰匿猶伏也經以匿與伏並舉又與意得相韻意古或讀若僥論語先進篇僥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僥作意明夷象傳獲心意也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呂氏春秋重言極爲韻秦之篆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其爲匿字無疑王注生氣通天論引此亦作匿尤

其明證也作匪者乃北宋以後之誤本何以明之匿與匪草書相似故匿誤爲匪一也宋本正作匿生氣通天論注引同則今詳匪字當作匿之注其非王注可知二也今詳上無新校正三字又非林校可知三也蓋南宋時有此作匪之本讀者旁記今詳匪當作匿七字傳寫錯入注內而熊本藏本遂並沿其誤耳

又案若有私意當本作若私有意寫者誤倒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曰心之所之謂意鄭注王制曰意思念也若私有意謂若私有所念也己亦私也鄭注特牲饋食禮記曰私臣自己所辟除者注有司徹曰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注曲禮下曰私行謂以己事也注聘義曰私覲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是己猶私也若已有得謂若私有所得也若私有意若已有得相對爲文若如今本則句法參差不協矣生氣通天論注所引亦誤

若有私意當作若私有意是也私不必解作己引鄭義尙牽強按若私有意申上若伏若已有得申上

若匿伏者初無所有而動于中故曰私有意匿者已爲所有而居于內故曰已有得

趙之謙附記

名木

則名木多死。王注曰：名謂名果珍木。澍案注未達名字之義。名大也。名木、木之大者。木者，洞六元正紀大論名木上焦木。舊誤作草。辨見本條至真要大論。名木斂生。名木皆謂大木。古或謂大爲名。大木謂之名木。大山謂之名山。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大川謂之名川。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數者無數。大都謂之名都。秦策。王不如因而略一名都。高誘曰。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大器謂之名器。雜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則饗之。若細者。成則不饗。大魚謂之名魚。魯語取名魚。韋昭音語。取名魚。韋昭曰。名魚。大魚也。其義一也。

故身無奇病

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澍案此言聖人順於天地四時之道。故身無病。無取於奇病也。王注訓奇病爲他疾。亦非其義。奇當爲苛字。形相似而誤。苛亦病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本作疴。說文。疴。病也。引五行傳曰：時卽有口疴。或作癥。廣雅。癥。病也。洪範五行傳。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癥。鄭注曰：癥。病也。通作苛。呂氏春秋審時篇。身無苛殃。高誘曰：苛病至真要大論曰：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管子小問篇曰：除君苛疾。苛疾卽苛病也。疾與病析言則異。渾言則通。下文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上承此文而言。則奇病之當作苛病明矣。苛疾與災害對舉。則亦爲病明矣。王注於本篇之苛疾。曰：苛者重也。於至真要大論之苛疾。曰：苛重也。不知此所謂

苛疾與生氣通天論。雖有大風苛毒六元正紀大論。暴過不生苛疾不起之苛異義。注苛重也。彼以苛毒與大風相對。與暴過相對。此則苛疾與災害對。與生化對。文變而義自殊。言各有當。混而一之。則通於彼者必闕於此矣。

肺氣焦滿

林校曰。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澍案作焦者是也。全本作進乃形似之譌。焦與痿論肺熱葉焦之焦同義。滿與痹論肺痹者煩滿之滿同義。王注以焦爲上焦。肺氣上焦滿頗爲不辭。焦滿與下濁沈對文。若焦爲上焦。則與下文不對。且上焦亦不得但言焦。斯爲謬矣。

腎氣獨沈

林校曰。詳獨沈太素作沈濁。獨本作濁。澍案獨與濁古字通。秋官序官壺涿氏鄭司農注獨讀爲濁。又獨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然則獨沈沈濁義得兩通。

愚者佩之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澍案佩讀爲倍。說文倍反也。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楊倞注曰。倍者反逆之名也。字或作倍。見坊記投壺作背經典通以背爲倍。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謂聖人行道。愚者倍道也。行與倍正相反。故下遂云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興逆亦相反。從卽行。廣雅從行也。逆卽倍也。見上苟子注。佩與倍古同聲而通用。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是古同聲之證。荀子大略篇

一佩易之。注曰：佩或爲倍。是古通用之證。王注謂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此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古人之文恒多假借，不求諸聲音而索之字畫，宜其詰繢爲病矣。

傳精神。

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澍案傳字義不可通。王注謂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亦不解所謂傳當爲搏字之誤也。搏與傳博相似，故或誤爲傳。或誤爲搏、或誤爲博，並見下。搏與專同。言聖人精神專一，不旁騖也。微四時論曰。精神不寶命全形論曰：神無營於衆物，義與此相近。古書專一字，多作搏。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壹。釋文曰：專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管子立政篇曰：一道路搏出入幼官篇曰：搏一純。固今本搏譌作博。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譌作博。荀子儒效篇曰：億萬之衆而搏若一人。今本搏譌作博。講兵篇曰：和搏而一。今本搏譌作傳。呂氏春秋適音篇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皆其證。

因於溼首如裹。

澍案此言病因於溼頭如蒙物不瞭了耳。注蒙上文爲說，謂表熱爲病，當汗泄之，反濕其首。若濕物裹之，則是謂病不因於溼邪之侵而成于醫工之誤矣。且表熱而溼其首，從古無此治法。王氏蓋見下文有因而飽食云云，因而大飲云云，因而強力云云，相因爲病，遂於此處之因於寒，因於暑，因於溼，因於氣。氣謂然氣亦相因作解，故有此謬說。不思彼文言因而自是相因之病，此言因於則寒暑溼熱各

說見下條

有所因，本不相蒙，何可比而同之乎？前後注相承爲說皆誤，而此注尤甚，故特辨之。

因於氣爲腫

澍案此氣指熱氣而言。上云寒暑溼，此若汎言氣，則與上文不類。故知氣謂熱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熱勝則腫。本篇下注引正理論曰：熱之所過，則爲癰腫。故曰：因於氣爲腫。

汗出偏沮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王注曰：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潤溼者。宋本作溼潤。此從熊本藏本。久之偏枯，半身不隨。林校曰：按沮，千金作祖。全元起本作恒。澍案王本并注是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倉頡篇曰：沮漸也。廣雅曰：沮潤漸洳溼也。魏風彼汾沮洳毛傳曰：沮洳其漸洳者。王制山川沮澤何氏隱義曰：沮澤下溼地也。是沮爲潤溼之象。曩澍在西安縣署見侯官林某每動作飲食左體汗泄濡潤透衣雖冬月猶爾正如經注所云則經文本作沮字無疑且沮與枯爲韻也。孫本作祖乃偏旁之譌。《說文》古文示作𡇗。與篆書全同。小雅采薇正義引鄭氏易注所謂古書篆作立心與本作恒則全體俱誤矣。水相近者也。其右畔譌作亘亘與且今字亦相近故合譌而爲恒。

足生大丁

高梁之變，足生大丁。王注曰：高膚也。梁梁也。宋本誤作梁也。今从熊本藏本。膏梁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內變爲丁矣。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林校曰：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蓋謂膏梁之變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澍案林氏駁注丁生不常於足是矣。其云足生大丁爲饒生大丁辭意鄙俗殊覺未安。足當

作是字之誤也。荀子禮論篇不法禮、不是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是禮、謂之有方之士。今本是並譌作足。是猶則也。爾雅是、則也。是爲法則之則。故又爲家語。○篇作正教定則本正矣。鄭語。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章昭曰。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言膏梁之變。則生大丁也。

春必溫病。

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澍案。春必溫病。於文不順。寫者誤倒也。當從陰陽應象大論作春必病溫。宋本亦誤。今從熊本藏。本乙正。金匱真言論曰。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平人氣象論曰。尺熱曰病。溫熱論曰。先夏至日者爲病溫。評熱病論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皆作病溫。

筋脈沮弛。精神乃央。

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王注曰。沮潤也。弛緩也。央久也。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澍案注說非也。沮弛之沮。與汗出偏沮之沮異義。彼讀平聲。此讀上聲。沮弛。謂壞廢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三蒼曰。沮敗壞也。小雅小旻篇。何日斯沮。楚辭九歎。顏淵薰以沮敗兮。毛傳王注。並曰。沮壞也。漢書司馬遷傳注曰。沮毀壞也。李陵傳注曰。沮謂毀壞之弛。本作弛。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弛侯。荀子王制篇。大事殆乎弛。范甯楊倞並曰。弛廢也。或作弛。漢書文帝紀。輒弛以利民。顏注曰。弛廢弛。文選西京賦。城尉不弛。析薛綜曰。弛廢也。本篇上文曰。大筋緩短。小筋弛長。緩短爲拘。弛長爲痿。痿與廢相近。刺要論。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注曰。弛猶縱緩也。皮部論。熱多則筋弛骨消。注曰。弛緩也。縱緩亦與廢相近。廣雅。弛縱置也。置卽廢也。是

沮弛爲壞廢也。林校曰：央乃殃也。古文通用。如膏粱之作高梁，草滋之作草茲之類。案林讀央爲殃，得之。漢無極山碑爲民來福除央。吳仲山碑而遭禍央，殃並作央。卽其證。惟未解殃字之義。澍謂殃亦敗壞之意。廣雅曰：殃敗也。月令曰：冬藏殃敗。晉語曰：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是殃爲敗壞也。沮弛央三字義相近。故經類舉之。經意辛味太過。木受金刑。則筋脈爲之壞廢。精神因而敗壞。故曰：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筋脈沮弛。與形體毀沮。精氣弛壞同意。形體毀沮疏五過論文精氣弛壞湯液醪醴論精神乃央。與高骨乃壞同意。見上文高骨乃壞王注所說大與經旨相背。且此論味過所傷。而注牽涉於辛潤、辛散、辛補之義。斯爲謬證矣。

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

藏本無也字。澍案上文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下文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句末皆有也字。不應此句獨無藏本脫。

生長收藏。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熊本藏本。生長作長生。澍案作長生者誤倒也。有生而後有長。不得先言長。而後言生。注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謂四時之生長收藏。是正文本作生長之明證。下文亦曰：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

春必溫病。

熊本藏本作春必病溫。澍案當從熊本藏本乙轉說見生氣通天論。

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

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澍案陰陽之徵兆也。本作陰陽之兆徵也。上三句下女路爲韻。下古讀若戶。召南。

韻、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與處韻。處風、擊鼓于林之下與處馬韻。凱風、在凌之下與苦韻。唐風、采荅首陽之

下與善與韻。陳風宛丘。宛丘之下與鼓戛羽韻。東門之枌、婆娑其下與柏韻。幽風七月、入我林下與殷羽野字

月、鼠月處韻。小雅四牡載飛載下與樛鹽父韻。北山溥天之下與土韻。采菽邪幅在下與殷好予韻。大雅緜至于岐

下與父馬游女宇韻。皇矣以對于天下與怒旅旅祐韻。堯鶩、福祿來下與渚虞滑胎韻。烝民昭假于下與甫

韻。魯頌有駕鸞于下與鶯舞韻。其餘羣經諸子有韻之文不煩枚舉。下二句徵始爲韻。徵讀如宮商角徵羽之徵。

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洪範念用庶徵與疑爲韻。逸周月篇災咎之徵部。從太平御覽時序。

讀若否泰之否。大雅思齊京室之婦與母韻。周頌載芟思媚其婦與以士耜畝韻。楚辭天問陵有莘之婦與子韻。是其證。蒸之二部。古或相通。鄭風女曰雞鳴雜佩以贈之與來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與喜意記異。果

爲冰之或體而從疑聲。絳爲縉之籀文而從宰者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凡注故書仍作乃爾雅第孫之子

爲仍孫。漢書惠帝紀仍作耳。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史記賈生傳。品物馮生漢書作馮每司馬相如傳藏燈若葉漢書燈作馮。今作徵兆者後人狃于習見蔽所希聞而訛改之而不知其與

韻不合也。凡古書之倒文協韻者多經後人改易而失其讀。如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父母兄弟。右古讀者以母古讀若母其字皆在之部。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爲韻而今本作兄弟。月令度有短長與裳量常爲韻而今本作長短。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爲韻。古明